

YECHELI

MIANQIAN DE

ERSHI

三十年前的 野炊

张世斌——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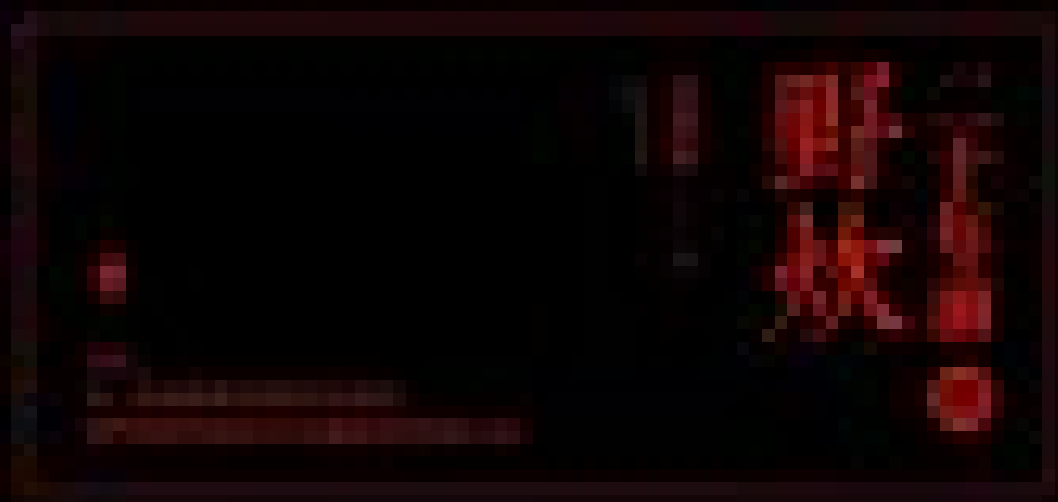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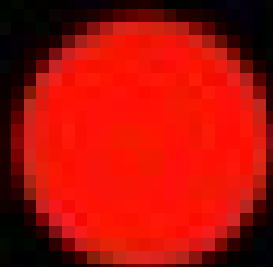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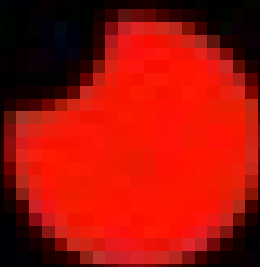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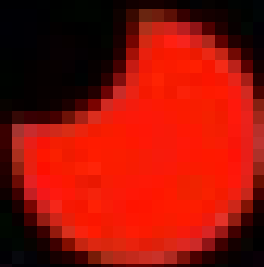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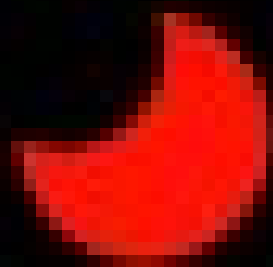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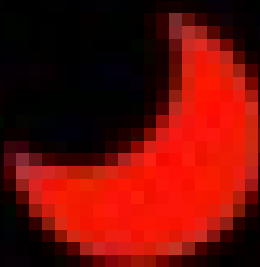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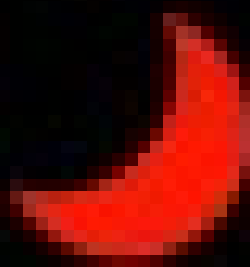
ZHANGSHIBIN
ZHU



其实，
每一次相遇都是偶然中的必然，
那些值得怀念的往事总能抚慰漂泊的灵魂。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

二十年前的

野炊



张世斌——著

ZHANGSHIBIN
ZHU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二十年前的野炊 / 张世斌著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
2018. 3

ISBN 978-7-5090-1337-3

I. ①二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18484号

书 名: 二十年前的野炊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4号 (100860)
网 址: [http: //www.worldpress.org.cn](http://www.worldpress.org.cn)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56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09
(010) 83908455
(010) 83908377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10毫米 × 1000毫米 1/16
印 张: 19
字 数: 335千字
版 次: 2018年3月第1版
印 次: 2018年3月第1次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1337-3
定 价: 4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目 录

高一上学期	/ 001
高一下学期	/ 042
高二上学期	/ 054
高二下学期	/ 067
高三那一年	/ 082
一年一期	/ 091
一年二期	/ 110
二年一期	/ 122
二年二期	/ 141
大三那一年	/ 161
大四那一年	/ 169
工作头半年	/ 177
第二个半年	/ 202

第三个半年 / 209

第四个半年 / 227

第五个半年 / 250

第六个半年 / 264

突然的爱 / 273

尾声一 / 283

尾声二 / 297

高一上学期

郝强曾经对我说过：“我们走过的路，别人未必会走；我们经历的困惑，别人或许会有。”很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还记得这句话。

当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是在高中一年级。那所中学是我们县城最好的中学，同学中不是成绩好的，就是有背景的。当然在小县城，有背景也不会是什么大的背景，无非是父母经营点小生意或者是小官员。还有一种本身就是县城的，在那所中学的初中部上学，升入高中部相对来说就容易些。这种同学也暂且归类为有背景的一类吧，他们的背景就是生活在县城。相信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很普遍。

我的名字叫瞿格，来自一个小镇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父母给我取了这样一个中性的名字，其实我是男生。我认为我是成绩好的那种，不知道别人怎么认为，反正自己这样认为。

高中的生活忙忙碌碌。由于很多人都是各乡镇的尖子生，学习气氛也非常好，但彼此谁也看不上谁，都有点傲慢。我对老师们更是怀着一种神圣的崇敬之情，认为他们是好学校的老师，其水平必定也是相当高，知识

当然也是很丰富的了。我的学习热情高涨，来这里的目的也很简单，就是要考上大学。至于考上后干什么，已经超出了我当时的考虑范围。

郝强出生在农村，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。他的肤色有点黑，这种黑好像刚涂上去不多久，相信在学校待一段时间就会褪下去。九月份开学，南方的天气还有点热。他穿着一双蓝色塑料拖鞋，黑色的裤子几乎卷到了膝盖，让人感觉他刚从水田里上来一样。我看不起这样的人，虽然我家也种田，也算是乡下，但我毕竟是镇上的。我想来县城上学，再怎么也得要穿得像模像样一点吧！反正那时我穿的是白色的回力鞋，牛仔裤也没有卷起来。上学前，我特地要求我妈给我买的。当时我家的条件也不太好，过日子都比较紧。妈妈就说：“原来的解放鞋和灯芯绒裤不能穿吗？”我说：“妈，都什么年代了？你看电视里的学生谁还穿这些。”在我的软磨硬缠下，妈妈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。算是对我的一种奖励吧，毕竟我上了这所中学。再说我的要求并不高。

虽然我内心拒绝郝强，但有一件事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。刚开学不久，班上搞了一次文艺晚会。大部分节目都是唱歌，有位县城的男生唱了一首《水手》，赢得了很多的掌声。我们好像很迫切需要这样一个主题的歌，因为正处于一个有个性的、叛逆的年龄阶段。其实我是一个比较随便的人，对生活无所谓，不过也并不代表我就没有个性。我没有表演节目，只是在嗑瓜子或者吃花生，象征性地起哄一下，鼓鼓掌。口渴的时候喝白开水，我忘记是否有矿泉水或者饮料了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过来，物质生活水平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阶段。记得当时是有麦克风和音响的，至于是否有薄薄的唱片，也记不清楚了。

郝强的上场让我眼前一亮，我没有想到他还有节目要表演。他依然穿着拖鞋，卷着裤脚，不过双手捧着一个口琴，表情严肃。这出乎我的意料，很难想象一个乡下的学生还有会乐器的。他说：“我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口琴独奏《渴望》。”我在镇上生活了十几年，也没有认识几个会乐器的。记得我曾经迷恋过一段时间的竹笛，便要爸爸帮我买一根。爸爸的回答彻

底让我失望了，他说：“吹笛子能当饭吃吗？”我只好自己砍了一根竹子，研究怎样做出一根可以吹出调的竹笛来，结果没有成功。看到他有和我共同的爱好，都喜欢乐器，便决定和他交朋友。我感觉他吹得不是那么专业，但很用心，很真诚。同学们同样也很诧异，现场静静的，都在听他演奏。我也停止了吃喝。教室里充满了一种神秘的气氛，好像是在观看一个土著人的原生态表演。

我开始主动和郝强打招呼了，吃饭的时候和他在一起。上课时同学们都是在一起的，如果吃饭时跟谁在一起就意味着跟谁是朋友了。随着和他交往越多，对他了解也越深。有天吃午饭，我们在小食堂点了两个菜一起吃。学校的餐厅分大食堂和小食堂，小食堂的菜是现炒的，价格略微贵一点。看来他家条件也并不算太差。炒菜的火苗蹿得老高，锅里冒出滚滚的浓烟，雾一般的景致。

我们边吃边聊。他夹了一根菜，望着我，认真地说：“你觉得学校老师的水平怎么样？”

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，随便应了一句，说：“很好呀。”

他放下了那根菜，说：“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。”

我有点诧异，心想这可是我们县城最好的中学，反问了一句：“难道他们教不了你吗？”

他说：“也不能完全这样说。不过上次数学考试有一道几何题的证明，我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方法，老师居然没有看懂。也许老师没有仔细看吧，这道题没有给我分数。”

我说：“会不会你的证明过程有问题？”

他有点着急了，看得出来，他不希望别人认为他是乱说的，说：“连你也不相信我。下午上课的时候，我给你看看我的证明过程。”

为了吃饭愉快一些，我只好转移话题，说：“想不到你喜欢乐器，其实我也喜欢，不过我喜欢的是笛子。”

他好像在思考什么，没有理我。

我自问自答，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喜欢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的黄药师，他的样子很酷。”

这时他露出了笑容。

“可是我爸没有答应给我买。他以前当过兵，从部队转业回来后，当地也没有安排工作。还是得要种田，幸好他并没有忘记怎样种田。只是喜欢一个人喝酒，脾气也很大，经常和我妈吵架。”我继续说。

听到这里，他似乎来了兴趣，说：“你家也是种田的呀。种水稻还是棉花？”

我回答：“都种一点点，以水稻为主。”

我们又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，吃完饭，天色有点灰暗的样子，就回宿舍午休了。

下午，他把几何题的证明拿过来给我看。我看完之后，对他升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证明过程很绝，没有错误。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。我承认我是想不出来，但我能看得懂。

我说：“可是分数已经出来了，名次也已经排好了。要是再改分数，好麻烦的。”

郝强说：“你并没有完全了解我。我不在乎分数，我需要的是老师也承认。”

我和他接触时间不长，确实没有完全了解他，但我希望更加了解他，试探着说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能叫老师当面认错吧？这样老师多没面子。”

他说：“倒也不至于这样。我想和老师私下里说清楚。”

后来，他果然找到了数学老师。我发现老师的脸红了一阵子。我没有想到郝强是一个如此执着和认真的人。

吃了晚饭后，我们拎着开水瓶一起去打开水。人很多，需要排队。

他对我说：“为什么班干部大部分都是县城的？”

我显得比他高明的样子，说：“这你都不知道呀？现在的班主任以前是

他们的初中老师。”

他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为什么不能投票选举呢？”

我对能不能当班干部没有什么兴趣，是个随波逐流的人，说：“谁当班干部不一样？”

他把开水瓶对准了水龙头口处，说：“其实我也不想当班干部，不想领导别人，只是觉得好像不符合规则。”

我说：“其实也只能这样，不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？我们从不同的地方走到一起，刚开学不多久。班主任不可能在短时间知道每个人的才能，只好自己提名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才不作声了，似乎觉得我说的有道理。

我们打了开水后，就回宿舍了。

县城的学校生活是新鲜的，至少学了很多歌曲。文娱委员是县城的一个女生，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那么多的歌。每天上第一节课之前，大概有十来分钟左右的集体唱歌时间。当然也视上课老师的心情而定，唱歌的时间可长可短。我们学会了《十七岁的雨季》和《蝴蝶飞呀》等，都是港台流行歌曲。人们似乎总是对遥远的地方的人和事感兴趣。

每次教歌之前，她都会做一下自我介绍：“我叫白诗琴，下面教大家唱歌。”好像主持人报幕一样。刚听到这个名字，我有点震动，心想她的父母必定是很有文化修养的人吧！县城里的人就是不同，连名字也起得好听。我时常为自己的名字而懊恼。同学们都喊我的绰号“格格”。而且我姓“瞿”，这个姓也是非常的罕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姓这个。我并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，然而却因为我的名字有时会被别人谈论，这让我有点老火。

她留着整齐的娃娃头，很干练的样子，眼神清澈而又明亮。我疑心我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眼神，如果她多看我几眼的话，我可能会被化掉。我很想找机会和她说几句话。可是说点什么好呢？不如说说唱歌的事吧。我就问她为什么会唱这么多好听的歌。

诗琴觉得我问得有点好笑，说：“听随身听呗。”

我没有见过随身听。我总结了一下镇上的人学歌的途径不外乎这几种：看春节联欢晚会和电视连续剧跟着学，还有就是音乐老师教，于是就问：“随身听长什么样子？”

这时，她笑了起来：“格格同学，你连随身听都没有见过呀。哪天我有空拿过来给你看看，只可惜我妈妈不准我拿到学校里来。”

我确实没有见过，有点茫然，说：“为什么不让带？”

“怕影响学习喽。”她说。

上课铃响了，谈话戛然而止。我还在回味刚刚她说过的话，觉得她的声音好甜美，一直在我的耳旁回响。那节课就在幻想当中过去了，我不知道老师都在讲什么。

国庆节到了，有几天假，郝强邀我去他家玩。我答应了，很想搞清楚他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他住的那个镇离我家不远也不近，几十里地。我有个姑姑嫁在那里，大概方向我知道。他留了个地址给我，叫我第二天去找他。

为了省钱，我没有乘公共汽车，决定骑自行车去。爸爸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反对我，只是说在别人家要懂事，不要乱来。而且他愿意把自行车借给我用，因为这件事，我打心眼里感激爸爸。也许他酒喝多了，我这样想，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我见他醉醺醺的样子。

十月一日，阳光从薄薄的云层落下来，过滤一般，很纯净。我蹬着自行车出发了。这是一辆老式的凤凰牌自行车，是爸爸卖了棉花后，下定决心买的。他平时很爱护它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用，更不会轻易借给别人。爸爸对车的爱护，我觉得有时可能超过了对我的爱护。他经常给车上润滑油，螺丝拧得刚刚好，不松也不紧，用完后总是擦得亮亮的。我那时还没有发育完全，不够强壮，个头也不高。这是一辆笨重又高大的自行车，让我骑起来非常吃力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长途骑行。

不过沿路的风景还是吸引了我。虽然是同一个县，但我所处的镇略微平坦，其他沿途的镇多多少少有些山包。山不高，相对高度不超过二百米。

经过的地方大都是石子路，石子大小不一，从自行车的轮胎旁边跳出来。一段平路之后，紧接着一个个上坡和一个个下坡。只要不是太陡的上坡，我都愿意挑战一下自己的能力。达到坡顶之后，我放松了，任凭自行车自己滑行。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我才觉得这是一辆真正的自行车，因为我没有用力是它自己在动。当然，兴致好的话，如果前面没有什么，视野宽阔，下坡我也会用力踩，体验一种极速的快感。

马路两旁一排排的树在后退，不时有几只麻雀掠过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终于到了郝强住的村子。向一个路人打听郝强爸爸的名字，他给我指了指，说：“那一栋两层的楼房就是了。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，果然看到了房子。觉得不远了，大约二里地的样子。我有点口渴，想买冰棒吃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卖冰棒的地方。坚持一下吧，我鼓励自己，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过去了，离他家还有一百米左右。

门前有几块水田，不能直接骑过去。我只好下了车，推着走。田埂弯弯曲曲，宽宽窄窄，感觉一点儿都不踏实，松松垮垮的样子。一只中等体型的黑狗过来迎接了我，吠得正欢，给人一种“柴门闻犬吠”的错觉，仿佛回到了古代。我又累又饿又渴，样子相当狼狈。

郝强听到狗的叫声，出来了，一看是我，便对它说：“黑儿，莫乱咬，是我的同学。”黑狗似乎听懂了，立刻不作声，尾巴欢快地摇了起来。

我定下神来，这时才发现他戴着一顶薄薄的绿色的军帽，帽檐向后。由于我爸曾经是军人，我对军用品相当敏感。从质地上判断，明显是仿制的地摊货。不过，戴在他的头上，仍然让人感觉神采奕奕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帽檐向后，古里古怪的。

楼房外墙贴着当时流行的马赛克，水泥地板的院子，黄色的木门，蓝色的窗户。十来棵橘子树环绕着院子，还有一个小小的池塘，搭了一座石板的小桥。我没有想到在这偏僻的乡村还有这样一个所在，先前的不适感立刻消失了。

他说：“饿了吧？我爸妈吃完饭后去山上摘茶子去了，留下一些饭菜，

我陪你一起吃。”

我先喝口水吧。他便拿了一个烧水壶给我倒水，烧水壶原本是亮色的，不过已经变成纯黑色了。我判断他家一定是用木材煮水的。菜很简单，没有肉，只有青菜和泡菜。饭是早上煮好的，吃的时候又炒了一次。我边喝边说：“为什么你们村里连个卖冰棒的也没有？”

他解释道：“这里只有赶场的时候才有卖的。”

我明白他说的就是赶集的意思，又问什么时候赶场。

他说：“每逢农历三、八就有，不仅有冰棒，还有卖油粑粑的呢！”

我喝了水，饿得不行了，开始狼吞虎咽地吃饭。他边吃边说：“等下吃完饭，你要和我一起去摘茶子吗？”我说这个主意不错，因为我喜欢爬树。背着篓子，我出门的时候比较急，差点踩到鸡粪了。有几只鸡正在橘子树底下找吃的，咯咯地叫着。

他家的茶山就在屋后面不远的地方，一片墨绿色。沿路长满了不知名的小花，偶尔有几只色彩斑斓的蝴蝶翩翩起舞。在这样的地方，一种自然舒适的感觉油然而生。耳旁没有了爸爸妈妈没完没了的争吵，也不用和妹妹争什么东西了。我像一只离开笼子的小动物一样，舒心极了。

山上大都是枞树和茶树，杂草丛生。我见到茶子了，外形有大有小，颜色有深有浅，我特别喜欢红色的那种。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背着一满篓茶子过来了，倒在箩筐里。年纪应该和我爸差不多，不过看起来比我爸要老，脸上满是风霜的痕迹。他说：“郝强，你同学来了？爬树的时候要当心，不要摔下来了。”郝强说：“放心吧，爸爸，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。”确实不小了，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，我也这么想。

郝强爬上了一棵茶树，很大的一棵，站在下面，几乎看不到天。他身手敏捷，看得出来，是一个爬树的好手。我也不甘示弱，爬了上去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一到春天，茶树上就会结很多茶苞和茶耳，可以生吃的。”我没有见过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茶树，便问：“好吃吗？”他说：“球状的叫茶苞，耳朵形状的叫茶耳，很好吃，清甜清甜的。”我刹那间对这

种神奇的果实羡慕不已，就要求来年春天的时候也来。他说没问题，只要功课不紧的话。

他爸爸走了，留下我们两个在一起。一片乌云过来了，林子里立刻暗了下来。我说：“你们这里会不会有野猪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野兔倒有。我放牛的时候就见到过，不过根本没有机会捉到它，跑得飞快的。”我说：“你也放过牛？”他说：“当然了，我这个年纪的，谁没有放过？不过我弟弟就比较少，他总是偷懒。”我说：“我也放过的。看到别的小孩子玩，自己又不能玩，生怕牛吃了别人的庄稼。我不喜欢放牛，好无聊的。”他说：“也不能这么说。要看你自己怎么安排了，我放牛的时候吹口琴。”我觉得他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，又问：“吹什么歌？”他说：“《乡间的小路》。”这首歌我也会，旋律流畅优美。我立刻联想到他骑在牛背上吹这首曲子的情景，简直是可以入画的了。

我又问：“谁教你吹口琴的？”他说：“没人教我。我有个表哥是城里的，他买了一个新的，旧的口琴就给我了。然后他送了一本书给我，我自学的。”我吃了一惊，心想乐器还能自学？一不小心把一粒茶子掉在地上了，准备去捡。他说：“不用下去，等摘完树上的再去捡。”我说：“乐器能自学吗？”他说：“自己琢磨呗。都是人，别人能，为什么我们不能？”这句话触动了我。我从来都是被动地接受一切，敬畏权威，没有想到还能自学乐器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我们回家了。郝强的妈妈见到有小客人来，特意多做了一份腊肉炒青椒。这个时节居然还有腊肉，虽然很干，但味道很香。我当晚比平时多吃了一碗饭，打着饱嗝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回到学校，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。离高考还有一千多天，压力并不是很大。我和一个叫裘正的同学关系也不错。我不和郝强在一起玩的时候，裘正就是我的备用人选。他是县城的，戴着眼镜。可以推断出来，他看了不少书。他样子比较瘦弱，象棋下得不错。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共同爱好，我和他有不少话题。

我自认为我的象棋水平还可以，应该说是来自遗传吧。我爸爸就喜欢

下象棋，不过他平时一般不和我下，只是大年三十的晚上才和我下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那个时候，他是认真的，精神也集中，有种壮志未酬而又满腔热血的复杂心态。他下棋时很少和我说话，不过我从他的神情中猜想到了这一点，尤其是当他把兵越过了河界当车使用的时候，有一种放松的表情，有难得的一点洋洋自得的笑意，这在平时是见不到的。

下课后，我和裘正下了几盘象棋，难分胜负。他不是寄宿生，要回家吃午饭了。我和郝强又到了烟雾缭绕的小食堂，照样炒了两个菜，青瓜肉片和西红柿蛋汤，小日子还不错。我问他：“你会下象棋吗？”他说：“何止会，还下得很好。”他流露出了自信，没有一点谦虚的样子。我说：“那有空下几盘呗！”

他迟疑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初中的时候，我喜欢下象棋和打扑克。打扑克用两幅牌打，升级或者说拖拉机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玩牌很疯狂，常常通宵的。没有任何赌注，现在想起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痴迷。”

我说：“那个时候年纪小，不懂事。”

“我们总是认为自己以前不懂事，从来不觉得自己现在不懂事。”他喝了一小口蛋汤，润了一下喉咙，说：“我想用象棋和扑克牌来比喻人生。象棋代表你的实力，双方都能看清楚对方兵力分布，这时候胜负靠的是实力。而扑克牌不同，代表的是你的运气，每个人得到的牌都有无限的可能，而且你也难以判断出对方下一步怎么打。”他的语气淡定而又冷静。
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一束阳光透过玻璃射了进来，飞舞的灰尘清晰可见。虽然我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，但我对智慧还是极为尊重的，顿时心中升起了一种敬佩之情，差点要顶礼膜拜了。不过我并没有打算此时让他看出我内心的浅薄，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“你说得对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”

他盯着我说：“那么，你相信命运吗？”

我有点慌乱，一块肉差点噎到了我。我没有想到他会问这样的问题，这超出了我的思考范围，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就说：“我不知道什

么是命运，也谈不上相不相信。”

我们的聊天就这样戛然而止，都只顾默默低头吃饭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

学校的生活很平静。诗琴又陆陆续续教了我们一些流行歌曲，包括《同桌的你》，等等。她穿了一件花花绿绿的连衣裙，色彩相当鲜艳。尤其是走路的时候，胸前好像有个小兔子一动一动的，给人一种想要捕捉的感觉。我还没有搞清楚随身听到底是一种什么玩意儿，一有机会我就找她聊天。

她说话的时候一般是笑笑的，使我认为她并不排斥我，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使人讨厌的人。

“星期的时候，你就把随身听拿到学校来，给我看一看嘛。”我说。

她笑了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说：“这个星期天不行，是我的生日。”

我有点奇怪，说：“为什么生日就不行呢？”

她说：“我约了几个同学去我家呢。”依然保留着一种迷人的笑。

我有点想毛遂自荐，也去凑凑热闹，但还是忍住了，觉得这样太冒昧了，从而希望她能主动邀请我。然而直到上课铃响起来，她也没有说。这让我有点失望。我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课堂上，但我做不到，心里在想她为什么不邀请我呢？不邀请我也就罢了，又为什么要笑呢？历史老师的声音很小，好像隔了遥远的时空传过来一样。只是模模糊糊记得老师在讲法国大革命的历史，革命群众攻占了巴士底狱。这段历史和我没有一点关系。

低落的心情持续了几天后，裘正告诉了我生日晚会的大概情况，他有幸成为被邀请的人之一。我装作不在乎不想知道的样子，我越是这样，裘正就越是要说，好像他不说出来就不舒服的样子。

他说：“知道吗？上个星期天我去白诗琴家了，她的生日，一共八个人。她家可真讲究，进门要换拖鞋。地板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一点灰尘。进去后，开关在墙上，啪的一声开了灯。我们坐在沙发上，前面有一个茶几，茶几上有几个盘子，放了一些水果和糖果。彩色电视机带有遥控器，可以随意选台。我们唱了好多歌。VCD 知道吗？画面很清晰。”开场白之后，他用